

轻叩名门

罗文华

一地鸡毛

王国华

大“杂家”启功



启功先生

2005年6月30日，启功先生以93岁高龄辞世，新华社发布的消息称他为“国学大师、书画大师”，并介绍了他的主要身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启功先生是一位博学多才的文化大师，是诸多学术和艺术领域的泰斗，而我最初印象，他是一位“红学家”。

1979年《红楼梦学刊》创刊，正上初中的我很快就买到一本。那时社会上学术文化刊物很少，因此我非常珍爱这本杂志，翻来覆去地看，连该刊所有编委的姓名都背下来了：王利器、王朝闻、吴世昌、吴组缃、吴恩裕、周汝昌、周绍良、张毕来、顾颉刚、郭豫衡、蒋和森、端木蕻良……里面也有启功。后来我才知道，早在上世纪50年代，启功先生就注过过程乙本，出版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红楼梦》注释本。

启功先生研究《红楼梦》，有其独特的优势。他学识渊博，是一位大“杂家”，正适合解析《红楼梦》这部大“杂书”。他是清代皇室后裔，为中华书局标点过《清史稿》，熟悉清代的历史和满族的文化，对《红楼梦》中涉及的风俗、礼仪、名物、制度以及人物的心态，有着更深层次的体会和理解。有一次与启功先生聊天，谈到黛玉不能嫁给宝玉的理由，他说这其实是一个简单的常识问题：不能“血亲还家”，或叫“骨肉还家”。黛玉是宝玉姑姑家的女儿，姑姑的女儿嫁给舅舅的儿子就是“血亲还家”。我们的古人还是很科学的，虽然表兄妹可以通婚，但绝不能“血亲还家”，那样生出的孩子有缺陷，“其生不蕃”。这个常识一直在民间流传，农村老太太都懂，《红楼梦》自然不能例外。启先生解读《红楼梦》，发常人之未见，不神化古典名著，不拔高作者思想，最大程度地指出历史的真实和文学的真实，既具权威性，又有亲和力，令读者信服，从而正确欣赏这部小说时真时假、忽隐忽显的神奇笔法，进而感受到曹雪芹“将真事隐去”、“借假语村言”的苦心孤诣。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曾多次采访启功先生，在天津印象较深的有两次：一次是80年代末，启功先生和国家文物局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其他专家来津，对天津市艺术博物馆的书画馆藏进行鉴定；另一次是1992年他八十岁时，应天津市艺术博物馆馆长云希正先生之邀，在天津举办个人书画展。前不久，山东作家阿莹先生写了一篇介绍我的文章，先后在《中国新闻出版报》、《文汇报》等报刊发表，其中有这样一段：“一次，启功去天津，罗文华与众多记者前去采访，有关部门为启功身体着想，规定采访时间为半个小时，启功因午睡晚出来了几分钟，一见面就作揖致歉……当谈到他的《自撰墓志铭》时，罗文华当场背诵下来，启功很兴奋，聊兴大发，无形中延长了采访时间……”此次采访，启功先生给了我好大面子，他是在天津新闻界抬举我，实际上形成了由我领衔提问的采访局面，日后天津各报刊出的通讯报道其实几乎都是我与启功先生的对话内容。如今回想起这件事，启功先生那和蔼微笑的表情，他对年轻人、对新闻记者宽厚慈爱的态度，依然深深地感动着我。

启功先生鉴定书画作品，讲解鉴赏心得，我细心观察过，聆听过，领悟颇多，受益匪浅；我也曾多次看他写字，比较熟悉其书法特点。近些年，经常有朋友拿来各种各样的字画让我鉴定，其中署名启功的书法最多，每年我都能见到几十件，里面绝大多数是赝品，而且多半是低仿，放在京、津两市的地摊上一幅也就只能卖个二三十元。更可恶的是，有人竟然在仿冒古人的书画赝品上以启功的名义题字落款：“此系真迹无疑。”曾有一位大款朋友花六万元买了一幅文征明书法赝品，邀我“同赏”，我见那上面就有冒充启功的鉴定款识，便指出书作之伪，并告诉他这绝不是启功先生写的鉴定意见。这位朋友问我为什么这么有根，我直言相告：“张中行八十高龄才出山，发表文章不会欺世；启元白（启功先生字‘元白’）没儿没女没牵挂，鉴定字画无由骗人。”在启功先生身上，智慧与道德、才华与人格达到了完美的统一。

说到智慧和才华，启功先生也给人留下了遗憾。他的学生、南开大学教授来新夏先生曾发出感叹：“为什么启功老师如海的学问，如山的高龄，竟没有一人能尽得其传？”对此，我亦有同感：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必是大师；但我们更希望看到的，是“后有来者”的大师。

虚构的热带鱼

2010年新课改高考作文是根据三则材料写一篇作文。其中第一则是这样的：“有一种热带观赏鱼，在小鱼缸里不管养多长时间只能长到三寸来长，然而把它放在大水池里，不到两个月就能长到一尺长。”

这段材料引自我的一篇短文。该短文名为《成长》，不是很长，全文录下：

某单位办公室门口摆着一个挺大的鱼缸，缸里放养着十几条产自热带的杂交鱼。那种鱼长约三寸，大头红背，鱼鳍宽宽，长得特别漂亮，惹得许多来这儿办公的人都驻足凝神。

一转眼两年时间过去了，那些鱼在这两年时间里似乎没有什么变化，依旧三寸来长，大头红背，鱼鳍宽宽，每天自得其乐地在鱼缸里生活，时而游玩，时而小憩，吸引着人们惊羡的目光。

忽一日，鱼缸的缸底被本单位头头那顽皮的小儿子砸了一个大洞，待人们发现时，缸里的水已经所剩无几，十几条热带鱼可怜巴巴地趴在那儿苟延残喘，人们急忙把它们打捞出来。怎么办呢？人们四处张望了一下，发现只有院子当中的喷水泉可以做它们的容身之所。于是，人们把那十几条鱼放了进去。

两个月后，一个新的鱼缸被抬了回来。人人都跑到喷水泉边来捞鱼，捞来一条，人们大吃一惊，又捞出一条，人们又大吃一惊。等十几条鱼都被捞出来的时候，人们简直有点手足无措了。两个月，仅仅是两个月的时间，那些鱼竟然都由三寸来长疯长到一尺长！

人们七嘴八舌，众说纷纭。有的说可能是因为喷水泉的水是活水，鱼才长这么长，有的说喷水泉里可能含有某种矿物质，也有的说那些鱼可能是吃了什么特殊的食物。但无论如何，都有共同的前提，那就是喷水泉要比鱼缸大得多！

年轻人的成长也是这样的，要想使自己长大到极致，就不要拘泥于一个小小的鱼缸，到喷水泉里去，到更广阔的环境中去！（刊发于2002年第十九期《读者》杂志）

大概在1998年，老友左勋绘声绘色地告诉我，他的朋友养了一条鱼，一直很小，养了几年都没有变化，后来把它扔到养鱼池里，鱼一下子变得惊人的大。我据此写成了这篇所谓的“励志美文”，当时此种路数很时髦，我未能免俗。

为什么断定高考材料引自我的文章呢？因为“热带鱼”、“三寸”、“两个月”、“一尺”等都是我信口编出来的。高考作文追求严谨，引用时在鱼类品种、各种数据等要素上丝毫不敢更改。

问题也正在这里。我的文字成为高考材料这件事被媒体报道后，朋友李鲜对我说，“我一直觉得不靠谱，因为热带鱼是需要温度的。我养过热带鱼，那群大爷特别难伺候，要加热带棒。”“就是室温的水，足以让它们翻白肚皮，岂能放进鱼池？”

我说，现在我肯定不会这么写了。最简单的办法，可以用“鱼”来代替“热带鱼”，但十年前年轻气盛，信口开河，不计后果。文章发表后，又无数地被转载、引述、抄袭，以致以讹传讹。影响已然造成，覆水难收。而高考作文之引用，即是恶劣影响之巅峰。

也实在无法苛责高考作文命题组。他们没有养鱼的专业知识，也不可能因为这一句材料去做调查。最主要的是，或许他们太相信即成的文字，唯书本的马首是瞻。

要说，不就是一条“热带鱼”吗？不就是三寸变一尺吗？有什么大惊小怪？何况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或许真的存在我所虚构的这种鱼呢！

但这一个攸关科学精神的问题。写作时虚构自己完全陌生的专业知识，小范围内传播影响或不大，但是高考作文引用了，谬误流传的可能性就翻倍增加了。

再引申下去，我们现在作文、做学问时引用的各种材料，有多少是这样得来的？似乎有根有据，有据可查，其实原始文本可能就不是认真完成的。

这样一想，难免惊出一身冷汗来，心里更给自己立了规矩：从此后，走笔行文，定要慎之又慎。



成语重组

陈长林

虎毒也食子

老虎是兽中之王，在人类最喜爱动物榜中高居榜首。唐人聂夷中诗云：“饿虎不食儿，人无骨肉恩”；鲁迅诗赞：“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后人遂用“虎毒不食子”来喻指人皆有爱子之心。

2010年“六一”前夕，武汉动物园雌性东北虎秀秀顺利产下四只小老虎，不料三只小老虎相继失踪。专家经仔细观察，

终于发现是母虎食子，无奈将仅剩小虎交由狗妈妈代养。

母虎为何打破“虎毒不食子”惯例，上演“虎毒也食子”惨剧？原因颇多：如人工饲养东北虎无育儿经验；动物笼舍靠近马路，噪声干扰大；小虎身上沾有人气息；母虎认为孩子多了养不活等，都会将幼崽吃掉。

初听网络歌手潮演唱《狼爱上羊》“爱得疯狂”，人们多以为他患上了“爱情妄想症”，詎料2008年4月4日，数百游客在四川南充市白塔公园动物园展览园，见证了现实版“狼爱上羊”：狼哥羊妹同居一室，形影不离，恩爱无比。狼与羊本来隔窗相望，相安无事。同年3月5日早晨，管理人员一时疏忽，狼哥趁机闯入羊妹闺房，未见血光之灾，反显儿女情长。3月10日，狼羊正式“同居”，闲来无事，打闹嬉笑，相互挠痒。狼哥羊妹要同行，寝同席，可惜狼食肉，羊吃草，只能各吃各，不能共进餐。

如果不是长期笼养，野性丧失殆尽，狼就不会寂寞难奈爱上羊；同理，如果不是养尊处优，生死置之度外，羊也不会爱上狼。狼爱羊，羊爱狼，虎食子，既是奇闻，更是悲剧。

谈死色变

中城小学生一度流行“死亡留言”，在同学录上互送“希望你死得好惨”、“最好我能砍死你”一类留言，被专家认为孩子语言环境受污染，心态过早成年化。本该全说祝福语，为何多见诅咒语？尽管孩子们是在开玩笑，却能折射出“死亡教育”待深入。

自从孔夫子“不知生，焉知死”定下基调，后世教育便看重人生观而忽略人死观。书店里成功类书籍铺天盖地，死亡教育读本杳然难寻。都说民族性格特征含有勇敢成份，可人们连“死”字谐音都是能回避就回避。许多高档楼盘，不见4楼、14楼、24楼踪迹，统统以-5楼、-15、-25楼代替。更好笑某城市交警队，将带4字车牌号一律取消。香港李锦记家族企业第三代传人李文达，一有机会就带孩子去参加葬礼受教育，若放在大陆，保证有人怀疑他神经出了问题。

其实，从上个世纪60年代起，“死亡教育”便从西方起步。80年代以来，美国、瑞典等国家，规定中小学教育中必须实施“死亡教育”。1990年代以来，“死亡教育”被大规模引进台湾地区，日渐普及。开展“死亡教育”目的，在于帮助学生科学理解人类生死关系，理性面对死亡。

时间孕育了人类，人类葬身于时间。死亡既不可回避，听之任之，何如从容待之？“死亡教育”不会改变死亡事实，却能防止谈死色变，避免精神崩溃，力求“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

山河岁月

乔宗玉

夏至避暑山庄

我对承德避暑山庄的最初印象，应该来自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电影《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片中咸丰病逝于避暑山庄，而他的遗孀慈禧太后成功发动“辛酉政变”，从此正式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由北京往承德去的一路上，望着火车外的弯弯山路，心想，当年“八大臣”之首的肃顺，估计就是在这条路上被慈禧的人逮捕，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会栽在一个弱女子之手吧。

避暑山庄前殿灰瓦灰墙，并不像北京故宫那样金碧辉煌。导游的解释，是皇帝将周边几座藏传佛教寺庙修得金碧辉煌，而自己灰色调以示对少数民族的尊重。避暑山庄建于康熙年间，嘉庆、咸丰均病逝在此。咸丰拖家带口到避暑山庄，并非为了避暑，而是躲避英法联军的人侵。明朝尚“天子守国门”，没有逃跑的君王，咸丰置京城市民于不顾，实在称不上好皇帝。野史中咸丰逃到避暑山庄，常饮鹿血壮阳，终日淫乐，最终31岁病故那一年，慈禧太后不过26岁，绮年玉貌，却不再有寻常夫妻的恩爱。

在避暑山庄，慈禧的住所离皇帝很近，这说明，她始终是很受宠爱的。我们可以想象当年慈禧在丧夫之后，为了儿子的江山，为了自己的生存，与肃顺、端华等八大臣明争暗斗。如果没有恭亲王的帮助，很难说“辛酉政变”会成功，中国近代史也许又是另一番局面了。

在慈禧住所，我见到一件杏黄的袍子，上面花纹“凤在上，龙在下”，这已然慈禧大权在握时所穿的衣裳。但凡男人软弱时，女性就强势起来，女性也不好意思软弱了，再弱，才真叫“国将不国”，于是，乾坤颠倒。我所感叹的是，慈禧虽然背着许多恶名声，但她手底下依然有荣禄这样忠心于她的男性大臣，并且，她重用汉人，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经她手提拔，对于延缓清王朝的寿命，起到一定作用。

顺着山路，我到了青枫绿屿，这里是传说中的“冷宫”。乾隆的一位爱妃因为私阅奏章，被贬至此，她自恃美貌，意气用事，以绝食来吸引皇帝的注意。却不料，皇帝不再问津，她七日未进食而去世。和慈禧相比，这位小妃子显然是没有什么谋略的小女人。

避暑山庄虽小，却也有着漠北草原、江南水乡风景。我是南方人，坐着船儿，一摇一晃，远远见到金山寺、烟雨楼，便心生亲切。这两座建筑都是模仿镇江金山寺、嘉兴烟雨楼所建，亦是爱下江南的乾隆的杰作。我没有见过“原件”，但看到眼前的金山寺、烟雨楼，仍是觉得很美的，充满江南灵秀之气。

烟雨楼，则让人想起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中黄药师与全真派在烟雨楼决战，以及《神雕侠侣》里在烟雨楼附近隐居的程英、陆无双姐妹，两位女孩“一见杨过误终身”，中年后依旧“宛然是十多年前的好女儿颜色”，素情自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鼻翼间，缕缕荷香飘来，荷叶丛丛，我竟有些分不清眼前的景致是北国，还是江南？